

生命搖籃

刘任涛著



籃 搖 命 生

——一个鄉村助產士的故事——

刘 任 濤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生 命 搖 籃

刘 任 濤 著

罗 兴 插 圖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字第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203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4 5/8 插頁 5 字數 91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定价(6) 0.44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主要描写党在农村中开展妇幼卫生工作时，与旧习惯势力的斗争。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、年青的助产士——楊慧蘭，怀着满腔的热情和“保卫生命”的崇高理想，服从统一分配到某山区的保健站工作；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遭遇到旧的习惯势力的阻碍，加上她年青幼稚、经验不足，也犯了一些错误，一度对工作失去信心；后来在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、帮助下，她迅速纠正了自己的错误，战胜了重重的困难，经受了工作上的严酷考验，终于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，使妇幼卫生工作在山区得到顺利地开展。

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楊慧蘭这一新型的医务工作者的动人形象，并提出了医务界的一些重大的问题。

目 次

第 一 章

出發.....	1
在列車上.....	7
報到.....	10
下鄉.....	16
婦幼保健站.....	22

第 二 章

婦女會.....	31
訪問.....	39
忌諱.....	43
辮子問題.....	53
改扮.....	58

第 三 章

動搖.....	64
還是零分.....	70
生命和眼淚.....	74
挨打.....	81
改造誰.....	87

第 四 章

疙瘩.....	95
难產.....	101
頑石点头.....	118

第 五 章

欢乐的山村.....	129
一定回來.....	133

第一章

出發

火車站上飄揚着一面面火一般的、鮮艷的紅旗，到处只聽見一片嘈雜的人聲。一会，站上的擴音器播出了雄壯的“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”；這嘹亮的歌聲蓋過了一切聲浪，振奮着人們的情緒。

車站中心的第四號月台上，人擠得滿滿的。

北上專車的機車前頭，挂着大幅毛主席像和兩面國旗。車身披挂了耀眼的彩綢和紅花；車廂兩邊貼着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：

“向上海市第二批抗美援朝醫療手術隊全體同志致敬！”

“歡送白衣戰士上前綫！”

“學習白求恩大夫的國際主義精神！”

“救死扶傷，發揚革命人道主義！”

穿着嶄新的草綠色制服的男女隊員們，胸前都佩戴着大紅花，有的已經在車上，有的又跳下來跟親友們握手談話。

額上淌着汗水的新聞記者們，在人群里跑過來鑽過去，忙着訪問，拍照……

第二號月台，離這四號月台不過隔着兩三條軌道，跟這裡的熱烈情景一比，卻顯得那麼冷落。

靠二號月台停着一列南下的普通快車，也有不少旅客

在忙着上車，找位子。

月台上，穿白制服的販賣員們，推着小手車，在不大拥挤的人們中間叫賣棒冰、水果和点心。

緊貼着各个車窗口，或是离車廂不远，聚集着一小堆一小堆送行的人，正在和即將远行的親人或朋友依依話別。

車站这个地方，也許可以算是生活的一个小焦点，在这里，時間經常顯得格外珍貴：在这里逗留的人們，時間虽然短促，心情却总是处在最激动、最凝縮的狀態——迎來的是狂热的欢聚，送往的便是深深的惜別。

怀着这后一种心情的人們当中，有位頭髮灰白的老妇人，穿着一件灰藍色的干部服，一根辮子橫扎在頭頂上，看上去总有六十多歲。她正站在月台边沿，对環繞在她周圍的一群姑娘講着話。看來她是十分習慣跟这些姑娘講話的。也不管什么时候，一开始，就好像总也講不完。

“……孩子們，在这就要送你們出去工作的时候，特別容易叫人感到，学校里教給你們的东西，实在太少……”

第四号月台那边，大电灯突然亮起來了，随着奏起了震撼人心的軍乐。

圍在这里的姑娘們，一下子都把頭轉过去了。一个穿花襯衫的年青姑娘，眼睛早被那边的熱鬧吸引住了，頭也不轉一轉，用手朝剛才跟她們講話的老妇人眼前一晃，喊道：

“校長您看，他們那里在拍电影哪！”

老校長也把頭偏过去了，可是嘴里却仍然在語重心長地說着她那永远也講不完的話：

“他們要到朝鮮去救死扶伤，你們要到祖國的后方去为母

親和孩子們服務，這同樣是為了保衛生命。……”

姑娘們這時候的心情是複雜而激動的。

今年暑期會考的時候，眼看護士學校的畢業同學紛紛報名要求參加赴朝醫療隊，很多人被批准了；她們畢業以後，也立即提出了同樣的要求，結果卻沒有批准。後來聽過學校黨委書記就這個問題作的兩次大報告，好不容易才開導得她們勉強放棄了那熱烈的願望，最後服從了國家的統一分配。多数的同學都已出發，現在只剩下她們這最後的一小批，要分頭到內地去工作。

人的思想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有時候就跟肉體的情況很相似：剛治好的病，一不當心，往往容易復發，在思想基礎還不夠堅實的時候，剛解決的問題，一遇外界刺激，就很易于又引起波動。

今天，擺在她們眼前的這個熱烈的、光榮的場面，不能不說正是一個不小的刺激：羨慕、激動、難過……

“看報，看報，看醫療隊去朝鮮的新聞……”

老校長的心情其實也是相當激動的，不過她到底比年青人沉着些，表面仍顯得那麼平靜，繼續在緩慢而深沉地跟姑娘們講話：

“助產士的工作是很不簡單的，你們的一雙手，在頃刻之間，就要決定母親和孩子的生和死！……”

擠在外圍的一個戴近視眼鏡的姑娘，默默地從賣報員手裡買過一張報紙，看了一下標題，馬上就把報紙放進自己的口袋裡了。

第四號月台那邊，傳來響亮的口號：

——反对侵略战争！

——保卫世界和平！

在震耳的口号声的空隙里，老校长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：

“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，也是光荣的！……”

——中朝人民团结万岁！

“千万要记住，孩子们：在独立工作的时候……”

——全世界人民团结万岁！

“你们要胆大心细，要……”

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

——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本来是显得很平静的老校长，现在似乎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，扬起一只手，那么有力地向四号月台一伸：“你们听，这‘万岁’的声音，喊得多么响亮！这些同志是为了保卫自由和生命而踏上战场去的。这是人民的声音，人们在欢呼自由万岁，生命万岁！我们的工作，就是为了切实保卫人民的健康和生命，这也正是为了生命万岁！”

播音喇叭里的进行曲暂时中断了，响起了播音员的清脆的语音：

“南下的旅客们注意！南下的旅客们注意！第21次普通快车，还有十分钟就要开车啦！请旅客们赶快上车，赶快上车！”

老校长望了望大电钟，不知怎么又沉默了一会才说：

“孩子们，上车吧！”

一直沉默不语的姑娘们，也好像才清醒过来，一个个依依不舍地嚷着：

“校長……請你跟同學們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！”

一個身體矮胖的短髮姑娘，趕緊回身抱起她的小弟弟，一邊吻着他的小臉一邊說：

“弟弟，別再頑皮啦，唉。”

她的母親正在擦着快要淌下的眼淚：

“出門在外……比不得家里……要……當心冷熱……”

“放心吧，媽，我自己會……”

有個身材苗條的圓臉姑娘，一直瞪着一雙大眼睛朝候車棚里的人叢張望，似乎在焦急地等候着什麼。

“……怎麼我爸爸還不來？”她把垂在胸前的小辮子往肩後一撻，“再不來就……”

“不會來啦！”短髮姑娘說。

老校長注意到了圓臉姑娘的焦急表情，走攏來微笑着說：

“小楊，你爸爸該不是在生你的氣吧？”

短髮姑娘指着小楊對校長說：

“她奶奶和她爸爸的思想還沒完全搞通，可她就來啦……”

機車上的汽笛長鳴。旅客們紛紛上車。

那個戴眼鏡的女同學拉了小楊一把，就一起被成群的同學擠上了車廂。

月台的一頭，急匆匆地奔來了一個中年男子，他一手牽着個小女孩，一手抱着個布包裹，沿着車廂喊叫：

“慧蘭！慧蘭！”

短頭髮的姑娘從窗口望見了他，揮起手來接應着：

“楊伯伯，楊伯伯！在這兒哪。”她一面回過去招呼那

張正在着急的圓臉：“呃，慧蘭，你爸爸來啦！”

楊慧蘭兴奋地扑到窗口就喊：

“爸爸！妹妹！我在这兒。”

爸爸站在窗外揩汗，气喘吁吁地說：

“我見那边人多，还当是欢送你們的哪，害得我好找哇。”
他一面回头跟女校長打招呼，一面把手里的布包裹遞給女兒，
“这是奶奶叫捎給你的。”

楊慧蘭接过包裹來捏了捏。“哦，是雨衣跟圍巾，我剛才忘了帶。怎么，奶奶还在哭嗎？”

爸爸迟疑了好一陣，才慢吞吞地說：“嗯……要她不哭，除非你不走。”

楊慧蘭接着說：“那怎么行呢，爸爸！难道我能够不去工作，不服从國家統一分配？我們是自願的，还宣过誓……”

“是呀，孩子長大了，翅膀一長硬，想飛就得飛……”爸爸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疊鈔票，“你把这个拿去吧，我在厂里預支了半个月工資。”

楊慧蘭望着塞到自己手里的鈔票，連忙說：“旅費已經由公家發了，这点錢留給家里用吧，妹妹馬上要繳學費哩。”

“拿着吧，我会另想办法的。”爸爸又匆匆解下了自己的手表，跟着朝女兒的手里一塞，“本當給你買只新表的，來不及了。”

“怎么，爸爸，这你上班也少不了的呀，我不要……”

第四号月台上軍乐大作，緊接着是一片掌声，几乎掩盖了軍乐，專車緩緩地開动了。

不多时，又响起了一声汽笛，冲破了飄蕩在空中的送別音

乐——这里的南下列車也在往前移动。

楊慧蘭把上半身探出了窗口，手里捏着的鈔票和手表已經來不及退還給父親了。車里的姑娘們，一下子擠到各个窗口，向送行的人們揮着手帕和剛接過來不久的花束，扯開嗓門喊着：

“再見啦！謝謝！再見！”

老校長帶領着一群留校同學代表追着車廂，仿佛被開動的列車吸住了，不住地邊追邊喊：

“祝你們工作勝利！祝你們一路平安！”

列車逐漸加快了行進速度。車廂一節一節地從月台盡頭掠了過去。也掠過了一節滿載歡樂的媽媽和孩子的母子車廂。

楊慧蘭的父親呆立在月台盡頭，惘然地望着開走的列車。

倚在窗口上的楊慧蘭，透過模糊的淚水，凝視着那漸漸消失的車站建築。

列車在八月的原野上飛馳。

在 列 車 上

滲着稻香的東南風，驅散了車廂里的悶熱。不少的旅客都在東倒西歪地打瞌睡。

那群不大会發愁的年青姑娘，早已擦干了惜別的眼淚，現在有的在唧唧喳喳談話，吃东西，有的在哼着歌曲，玩紙牌，有的却專心一意的在看書。

楊慧蘭坐在靠窗口的位子上看畫報，不知從哪里飄過來一陣香烟把她噙咳了，她拿手帕驅散煙霧，拉開了窗簾。

窗外是一片金黃的稻田，農民們正在田野上進行收割；秋

陽映照著远处的小桥流水人家。江南的農村，是这样的秀丽，富饒……

在楊慧蘭身后的穿紅襯衫的年青姑娘，注視着鐵道外一群追車狂吠的野狗，她推了推楊慧蘭說：

“到鄉下去，我可就是怕这些討厭的狗！”

楊慧蘭沒回头：

“人家上西北去的同学，連狼都不怕，你还怕狗！不害臊嗎？”

調皮的短髮姑娘，順手从自己的提包里掏出一只大蘋果，像扔手球似的照准穿紅襯衫的怀里一扔，“狗上來，就拿石头这么砸它嘛。”

穿紅襯衫的眼灵手巧，一把接住蘋果，笑着咬了一口，“好甜的石头，小胖，欢迎你再來一个！”她正嘻皮笑臉地伸出手來，却被另一个同学“拍”的打了她一記手心。

姑娘們都哄笑起來。

正捧着本“產科手術学”在專心閱讀的戴眼鏡的同学，冷冷地說：

“先別开心，將來要是碰上了难產，看你們还笑得起來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？打电话叫輛急救車，往医院里一送嘛。”短髮姑娘輕松地回答說。

“哼，你在做夢啊，小姐！”戴眼鏡的把头埋在她的那本“產科手術学”上，說話的时候，也沒抬起來一下。

楊慧蘭接上說：

“我們可以請医生解决。”

“医生！有那么多的医生？沒有医生的地方你怎么办？”

戴眼鏡的抬起头來，望望大家。

大家一下被問得沒話說了。

短髮姑娘為了打破這使人感到別扭的沉寂，故意大聲說：“天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校長說……”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立刻被戴眼鏡的岔斷了：“你呀，什麼時候也不知道發愁，將來你碰上了困難，可別哭着鼻子往回逃就是。”戴眼鏡的說着，把書本一合，瞧着短髮姑娘。

“笑話，我們來打個賭——說到做到，我們……”短頭髮的小胖子一面理直氣壯地說着，一面用胳膊肘碰碰楊慧蘭，似乎要找个敢“打賭”的伙伴，“決不當‘逃兵’！”

楊慧蘭手上的畫報，正翻在刊登着志願軍在朝鮮雪地作戰照片的一頁，大標題是：“艱苦奮鬥就是光榮，克服困難就是勝利！”她眼睛盯着這一橫行花寫的大字，堅決地應了一聲：“當然哪，我們決不當‘逃兵’。”

戴眼鏡的又埋頭看她的書去了，不大帶勁地做了個結束：

“我可可不跟你們打這種賭。”

“那為什麼？”小胖子帶着勝利的气势追問着：“宋大姐，你……”

楊慧蘭笑了笑，“宋大姐嗎？人家的男朋友馬上就要正式當上醫生了，大伙準備吃糖吧！”

“吃糖！好哇。”小胖子一把搶下宋大姐手裡的“產科手術學”，“吃完了糖就該吃紅蛋啦……”

姑娘們一陣無拘無束的大笑，把車廂里別的旅客們也逗笑了。

宋大姐羞的臉通紅，抓住小胖子，要揪她的鼻子；小胖子

躲閃着往椅子上一跳，不當心把楊慧蘭的布包裹碰掉下來了。

楊慧蘭拾起包裹，順手解開來整理一下，發現在圍巾和毛手套里有個小鐵盒子。她拿起來打開一看，先是一怔，慢慢鼻子就有些發酸了。

旁邊有個同學湊過來問：“什麼寶貝啊？”

楊慧蘭正在對着小鐵盒子發呆，聲音低沉地說：“我奶奶給我準備的：針線，還有扣子……”

小胖子也望着小盒子：“你瞧，想的多仔細，有棉線，有絲線，大針，小針，一應俱全。我媽什麼都辦了，可就沒給我準備下這個玩意兒。”

楊慧蘭抱着包裹，回憶過去，幻想未來，她兩眼凝望窗外漸漸朦朧的田野，後來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燈火通明的列車馳過一座大鐵橋，像條透明的長龍在恬靜的原野上繼續奔馳前進。

報 到

縣婦幼保健所的辦公室里，坐着一個將近三十歲的女醫生，正在忙着填寫記錄單，整潔的白色診察衣里面，是一身她已經穿過好幾年的舊軍衣。

老工友一頭闖進了辦公室：

“朱醫生，省里派來的那個楊同志來報到了。”

朱醫生放下手裡的鋼筆，“到了嗎？在哪兒？”

老工友指指門外，“喏，這不……”客人出現在門口了。

朱醫生興奮地迎上去抓住來客的双手：

“歡迎，歡迎！楊慧蘭同志……我已經到碼頭上接過你三

次。你知道我們这里多需要干部！”

这种深厚的热情，一下反把个風塵僕僕的楊慧蘭弄得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“謝謝！真对不起，沒買上船票，誤了期。”她等心头的激情剛剛过去，馬上掏出介紹信，“您就是朱医生吧？衛生廳的同志向我介紹过了，說您是个老黨員，最能耐心帮助人，領導上派我來跟您一道工作，我真高兴！”

朱医生一面看介紹信，一面謙虛地說：

“我不过去年才从部隊轉業上这兒來，以前我是当軍医的，最近才开始摸索婦產科。今后我們互相帮助，一塊兒學習吧。”

老工友正在門外扛走楊慧蘭的大小行李，抬头望見外面又進來一个姑娘，定神一看，好像有些吃驚：

“馮同志！你今天怎么……連行头都帶回來啦？”

那个被叫做馮同志的姑娘，拎着接生箱和訪視箱，箱子上寫的有“灵溪区妇幼保健站”的很新的大字，她滿臉的懊喪神情，把箱子往地上一撂，沒有好气地說：

“那么个鬼地方，再不回來还不得給气死在那里……”

老工友急忙指指办公室，湊上去小声地跟馮同志講話去了……

朱医生在对新來的楊慧蘭介紹情况：

“……我們这个小地方，生活可很艰苦。”

楊慧蘭的兴致倒很高：

“我不怕苦。这兒的農村風景真是太好啦，我一路上簡直看的着了迷。在这里能說苦嗎？我們同班的畢業同学，有到